



歴史綱鑑

三十四之五



伊 744 18



門 伊8
卷 18



吳棫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占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四

高宗皇帝

李綱負大

綱庚申十年

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春正月觀文殿

李綱

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

思義動乎

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

動乎遠邇每使節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燒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

為南渡之偏安哉外注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

李綱趙鼎

安否定都之議與不能察

李綱為遠

人所畏服檜之奸蓋可見矣

李綱一世

宋子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

偉人

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綱鑑補卷之二十四

了南湖曰

李綱之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而不書其官則非矣續綱目改書觀文殿大學士蘭西

綱夏五月金元木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中馮俄曰金人皆盟我之去就未可上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召張浚未則上意君其為我探之徹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

綱東京副留守劉琦大敗金人于順昌元木走汴梁初劉琦赴東京帥所部共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琦曰此賊兆也至暴兵即下令

暴風拔坐帳

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琦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

已降知府陳規見琦問計琦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

劉琦議守順昌曰

斛琦曰可笑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選老穉順流還江南琦曰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

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真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

曰朕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琦督取車輪

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琦夜遣千餘

人擊之殺敵頗眾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來薄城琦用破敵弓翼以神臂

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于李村琦遣

閻克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雷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電

正則匿不動敵眾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元木在汴

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琦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

勢具舟全師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

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琦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

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盡廢使敵侵軼兩

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

文人猶誓死守

南朝用兵
非昔比

命壬子元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
自見綺遣耿訓以書約戰元木怒曰劉綺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
用靴夫趨倒耳趨也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
濟河頓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綺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
濟綺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
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騎士氣閉暇軍皆奮休方晨按甲不動逮
未申時方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元木披白
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謂也俗謂
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榜子馬皆女直為之專以攻堅至是皆為綺軍
所殺元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擁眾還汴是後也綺雖以寡
禦眾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
震魄燕之重寶珍器果徒而此意欲稍燕以南華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

劉琦順昌
之捷

順昌之捷
有六

協心分路追討則元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張時泰曰

人徒知劉琦順昌之捷而不知綺之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
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免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
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元木擁眾而來敵城如
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理順昌為必陷之滅幸而勝之則心願滿
足何暇窮迫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琦順昌之捷周喻赤壁之勝
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強與船艦一望千里吳人為
之膽寒矣幸而周瑜乘東風吹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手不免
吳人之意以為為退此劫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耶由是歎曰凱旋莫不
相慶至今以為為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師王國本以
安人心

以闕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

岳飛遣兵
收金人于
京西

以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綺西援郭浩飛將李實半皇相繼敗
金人于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去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

岳飛收復
河南州郡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岳飛收復
河南州郡

耕夫荷鋤而觀
夜又未易當

綱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

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綱王德復宿州遂趨臺鄧瓊與金烏祿在臺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即

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以獻于朝欽德入

亳州請于張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于壽春

綱安置趙鼎于潮州秦檜惡鼎居越偏已從知泉州自泉還復上書言侍

綱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

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

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

子馬萬五千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

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二百騎殺金二千

岳飛郾城之捷

餘人再興死之屍焚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

中原大振兀朮還攻穎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又使梁興渡河會

太行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於沁水

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大行道絕斷金人山東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于

朱仙鎮府城在開封西兀朮走還汴飛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飛遣使脩治諸陵

綱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時梁興會大行

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濕衛之境皆

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皆挽車牽牛載糗糧

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

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

挫劔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

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其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

岳飛班師

揭旗以岳為號

直抵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

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

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

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

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

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郟城引兵還民避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

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有活而噍食者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

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閉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東注而去有書生叩

馬曰天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

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而河南新復府州

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謂其不徒行權果然

蔡虛齋曰 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

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

效一日十二金牌趣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亦

亂命之類矣將征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

素好左傳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

之機會又任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

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既克之

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吾持蓬頭跣足直入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

進兵之罪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蓋其輒行雖逆類

拒溫而心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此乃所謂權也公何不為趙

氏九朝神主借此夫就乎此可與權者之維也

八月秦檜以張九成喻榜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盟七人謗

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中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

對策直言無隱天所以開聖人

中興之王以剛德為尚

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

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欲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

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

九成不可苟安
五朝須優
荐委曲

王忠植死節

王忠植不行忠義

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帝之車乎擢直省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綱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同時忠植以所部較慶陽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喝使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僻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綱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收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武遂以女直奚契丹之人徙居雜處

綱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春正月金元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綱金元朮攻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據東

驚見順昌旗幟

金王親祀孔子
萬世景仰

太平之世當尚文物

關引兵出青溪兩戰皆捷元朮以拓臯地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一丈拓臯地名錡命曳新豐橋翼自沂中王德等軍俱至錡乃分軍渡河擊之元朮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擊我當先擊之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而擊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之於東山任鳳陽府盱眙縣治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軍敗曰非音佩

綱金王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元朮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綱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遂皆帥師還鎮

綱夏四月罷三宣撫司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力主

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

將誼曰 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竟瞻寒既而復敗於鄆
知無能為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下
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貪民之財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
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之壯以爲併力相嚮則取中原如拾芥爾不
若還其三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以爲羈縻之策畫淮水中原如拾芥爾不
則我有仗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於目前之樂君臣疑壯士解
同其有隙一誠成擒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來言歸河南陝西
之地而朝廷已頽上天海御之詔赦恩未起視金兵又西至矣吾故
知和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割諸將之兵權
以解金人之懼心乎

他日書臣 功第一

鑑 劉光世卒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
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
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
鑑 秋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揚沂中嫉之二人間於朝曰
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荆南府

南宋氣脈 南未氣脈蕭索矣

人得計也如此便竟見 ○ **鑑**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公孫忤曰

韓厥 乃武也賈索之急朔客程嬰公孫忤曰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
曰立孤難矣忤曰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置山中使嬰謬呼曰與我千
金吾告趙氏孤處賈遣人隨嬰殺忤曰及他兒以責孤匿山中十五年韓
厥言於景公復立趙氏後是爲趙武武攻賈殺之嬰竟自殺今祀之者特
褒其存趙後也

王居正李 如六經

鑑 罷知温州王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
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檜猶忌之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揚時器
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
爲詩書周禮辯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丁南湖曰

王居正爲揚時高身則宋史宜與時同入道學傳也而乃不
然亦獨向哉居正歷官黜其露之祥進省費之疏而其匡君
也切城貢羅之額止御炭之制而其惠民也多俸祿班宗族蔭恩任乃
弟而其親親也篤若以道學傳之豈爲過哉奈何卒爲檜所忌而不得
以行其學也

岳飛案五 顯功

鑑 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

岳飛在已下張修岳飛義不肯分世忠

岳飛在已下張修岳飛義不肯分世忠

每屈已下之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又欲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間飛于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常讀檜奏至德無常師王善為師之語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王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方侯高其音木等文章論飛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岳飛在已下張修岳飛義不肯分世忠

岳飛在已下張修岳飛義不肯分世忠

周德恭曰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苟能見幾明決則投簪而退德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此自圖乃陷其次舊自是而罷官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嗾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愛岳公亦味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魏森刺語曰岳飛之死或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詔之時飛不歸可也何必自歸以就死或謂飛與檜忤檜忤必以殺飛為快或謂高宗之立非次飛不死則二帝可還高宗不能自固故檜之殺飛帝實王之夫謂飛自歸以就死者此不知飛者也飛忠孝人也違君命而亦未能為飛善處之也余謂飛當時可以不死高宗所以詔飛歸者特為飛不從和議必置二帝耳檜所以阻飛進師者亦為其梗已和議必威金人耳飛亦知其意矣班師之後向不束手歸朝鮮兵終喪不聽則涕泣哀訴高宗亦必有以處之幸而獲免則社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則檜亦可以釋飛矣况飛之無罪高宗所知亦未必處有殺之之意也忠既不售復自將兵以救濠州又受劉樞密之命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閱軍是以張俊忌之秦檜怒之群和諸之未幾罷奉朝請而殺飛之意至此顯然矣得非自貽伊戚乎

岳飛在已下張修岳飛義不肯分世忠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益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慶厓法每進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傳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救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慶厓諸將始猶竊

此古來臣
車戰餘意
無出於此

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來臣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
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胡蓋出鏖戰
殺人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戰金人大敗胡蓋
為鹿璘

以驛書詔
班師

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議和以驛書詔班師
綱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曰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密謀誘飛部曲
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鴟兒以奸貪
重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
使其徒自相攻殺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
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使憲自証
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
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二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

膚理

列發裳以背示鑄有舊涅書思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驗鑄

薛世忠心
不平
三字何以
服天下

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
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方侯高崇與飛有怨
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
措置使飛還軍具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
指淮西逗留事為言漢法兵行而尚收御札送官以滅跡傳會成獄大理
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優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
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
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也廣義少保當時若屬記滅金而得罪
則必高宗之為君可以欺而蔽也春秋於臣不能討賊而歸之以殺飛
之獄然則高宗之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

丘文莊曰

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殺之然高宗非幼弱昏昧
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

趙西之謀又安能逃殺戮忠臣之罪哉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盾答以此上意也

周德恭曰 書橋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

袁了凡曰 萬侯高感岳飛首希繪音殺飛得為言官遂盡指繪所忌使繪嘗異論於繪儲之日高故稍為異同以離其跡繪果弗能容罷之後繪死孝宗將反繪所為視諸與繪善者流適竄置而高遂錄此復登三

事葉備於懸車之時美溢於蓋棺之後嗟夫何小人之多幸與

韓世忠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遂罷為醴泉

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

而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

在政府一楫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

畫莫不精絕

丁南湖曰 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劉岳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

張俊黨繪殺飛其罪不在繪下尤世雖得士卒心然但庸才

耳魏公以厥子直儒益見隆重而控師杜殺其遺詔不少矣惟韓岳二

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予每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羨斬王之金福

也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誠如孔明所謂漢賊不

兩立者而其大儀淮陽等戰始猶八陣七擒之畧乎武穆之禍酷如信

越而王之軍更景著已為檜捕莫須有三字幾欲連者岌岌如也王

乃决子房高蹈之見而連疏以乞罷始猶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功成

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郭子儀若矣王之杜門謝客口不言兵跨驢

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秉將旄

而三子皆登顯任又庶幾分陽之晚節乎夫三贊之忠之智皆聖人之

徒王雖未得其比亦者實多矣是故比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

乎莫倫

綱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綱遣使割唐鄧商秦地以畀金

綱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年三十九鑄雲與張憲皆棄市凡訟

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

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

必取中原滅讎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

岳飛却名

相賀

呼岳飛

金人所畏
服者惟飛
金人以父
呼岳飛
諸酋酌酒
相賀
岳飛却名

韓世忠
門謝客
跨驢携酒
以自樂
奚童
一楫外未
嘗與談

殊

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頭與交驩乃飾名
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
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
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
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
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
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
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岳飛雅歌
不可
用兵關一
岳飛恂恂
如書生
岳飛忠孝
出於天性
虜人不敵
名稱

呂東萊曰飛之死甚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
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昔從杜
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
破其十萬衆於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
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
自元末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

天理人心
公論
公論萬世
所同

謀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博會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額天而無從也

松雪翁曰若忠臣見忌於奸臣賊臣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
顏真卿死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
公權臣也亦奸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姦賊權
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
言宜為千古奸賊權臣之戒

袁了凡曰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為之側
席而生日莫余毒也巴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
吳子革不足復憚齊殺輔律光周武帝為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
挺突厥於所任宴樂相慶仍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
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殺下城以業敵國內為本朝墮黨外為寇賊復讐
策有繆於此者乎

文曰王公曰為相薛奎為江淮轉運往見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
矣奎退而嘆以為此真宰相之言也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憂
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吁將亦
憂民乎此其材言止將也

綱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夏大慶三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
安郡王○**綱**二月何鑄還自金鑄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
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

上國一也
人
甚重

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毋韋氏

鑄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熹等及第南省唐開元謂尚書省為南省禮部也檜無子

袁了凡曰

南省擢秦熹第一檜故改讓陳誠之故後進之附和議也及檜策皆秦檜語於是首擢秦祥次之檜大怒知秦祥乃張和子遂風言者詎初有反謀係詔獄檜死得釋一第先後偶然而檜必欲天下無出已孫右者至黜陟游罪考官又與天子角勝死而後已推斯心也豈復知身與子孫外有國事可念人才當惜耶檜事此特疥癬耳書之亦見檜平生雖權逞私雖小必用也

鑄金使劉苦來以表冤主册帝為大宋皇帝

發明采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亮冕來册帝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既中國之鴻名受夷狄之機號悲夫

臣文莊曰

高宗被亮冕即皇帝位郊天享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封册亮冕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耶夫敬塘一武夫爾事出於救死君子猶下之與馬况高宗一代中興之君乎或曰高宗亦為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國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為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昧於秦會之和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

鑄七月策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

秦檜諷羅汝楫論銓以亮冕為已任死而後已其胡銓之謂乎銓事高宗力抗和議備嘗貶竄之苦幸而檜死復事孝宗乃抗和議以至令終夫孔子許管仲之仁持以其尊則讓夷耳而銓適與之合况銓又不為管仲首乎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喪至帝奉安龍

鑄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

鑄十一月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無去意檜臺臣江適論之俊乃求去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待厚然忘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將中眷待厚然忘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其正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細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焯卒繼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願嘗以魯許之
盡罷朝請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脩
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
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
謫詔秘書少監秦熈脩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
子熈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
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癸亥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紹祚四年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

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始立

細秋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國時皓居冷山堡因謀者密奏敬

洪皓忠貫

日月

十五年

不忘君

蘇武不能

過

官職如畫

須知黃鐘

太呂

張邵不屈

劉豫

探策

去

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革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
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盡皓留金十五年
而還入對內殿求邵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邪皓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
靈宮大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適曰尊公
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
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
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
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還入見除秘書備撰弁副王倫
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倫與弁探策
去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
子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願留之得抱以死

朱并計起 類印俱

吾官受之 本朝

吾官受之 生全義

知時幾 之明

三人不辱 君命

復置三館 遺三館

遺三館 天下之士

登水閣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不腐矣倫解授并并卧起與俱金人迫并仕劉豫不肯絕其餼遺以困之

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復欲易其官曰吾

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

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及還入見便殿并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

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

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

詳以講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

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廣義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綱帝書蔡荊石于太學

綱復置三館綱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

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綱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元年春正月樂平水閣樂平縣河衝里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程氏家非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散如雷穿塔毀樓二水閣于杉

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岸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

綱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綱秦熿執經高閣講易泰卦胡宏子也見其

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

此臣子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閣下乃

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廣義高閣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屯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道之

之乎不然矣取于泰也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綱周德恭曰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以緊論也高

宗胡宏之說也春秋所貴者復讐之義綱目所貴者亦復讐之義忘親

釋怨又豈春秋綱目之所貴哉

綱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彥禮給女子子翼天性孝友與人交淡

則深惡之其為州政尚易毋令擾民凡聽訟甲乙迭問理徹而精通曹無

留務獄無停囚

子翼長於理財

高閣請帝視學

帝王之美 事 高宗來胡 宏之說 子翼長於 理財

夏四月初禁野史秦檜慮為人

周德恭曰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

萬世是非之權衡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

蓋其君相自知其所為不善而恐其聞於後世使為之監戒也又奚為而禁乎

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于天下

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于天下

也夫矣檜知不為天下公論所容既以子熈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

又以後填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

後公論其在而其難蔽人言劫制若父誅紉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官

莫不備言而緘悉靡遺固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

洪皓名聞華夷

五月閩浙大水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

言燮理乖整洪皓各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題大學壁云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文乎秦檜怒之俱坐誅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伯麟於吉

陽軍今瓊州府 **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秦若

吳伐越吳王闔閭重劍而死

予夫差立誓復讐朝夕附薪

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正而汝也

秋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首

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監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綱十二月行人王倫為金所

殺目金欲以倫為平灤二詔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勝以威

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

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兩晝三日聞者哀之

程篁墩曰王倫往夜金國贊成和議人人得而誅之故其為金所殺也

况地震兩晝豈為倫死而然乎續編漫錄此節以為表逆之憎重則非

史家誅惡之大義矣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紹泰二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初御大慶殿受朝

高宗與金虜不其戴天無特而可忘也顧乃御

殿受朝

殿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張凌上星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星字于七月放張凌于連州凌因星變前

許氏補舉

紹聖中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凌意遂决即上

制科策

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自心腹之間不决不止遲則禍大而難决

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

遂濟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良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

也時奏檜謂

太平曰與檜又諫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

州○金百至統六年○西至統三年

丙寅十六年與五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行籍田禮

細

秋九月金劉豫死○長子此世王右臘冬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

子羽天性

孝友贈少傅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指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眾人

惶撓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不可犯其為政發奸摘伏若

為均道義

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振人之絕頃貲倒屣闔家塾延名士以教鄉

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

其子喜鑑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

許國之誠

至沒不懈許國之誠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

鑑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至統四年夏五月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

鑑

八月清遠軍清遠軍今湖南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先是鼎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隆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

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

家矣先有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

天上箕尾東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

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

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賢也趙鼎當發明凡卒故官錄

稱首

沉沉○注齋持也負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賢也趙鼎當

中興賢相

為相以固

本為先

壯本朝

國步危疑之際私濟艱難可替否肉定國用外籌軍旅誠中興之賢也

也賊檜與志賊竄殺方茲因迫抑齋志以沒豈不深可惜哉

綱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

綱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五年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李顯忠上

綱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

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綱七月寬諸郡雜稅與其寬恤○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春二月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召劉勉之不至

綱丁南湖曰宋史不足信蓋於劉勉之而益駭焉勉之即白水先生也先

學則朱子為首史氏不以傳於道學而乃以傳於隱逸參天

施全刺秦檜

綱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渡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

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綱三月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

曹沐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

舉孟堅除名於是胡覈等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又太常主簿吳元美

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

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綱丁南湖曰李孟堅為光之仲子無所著聞祇以光之剛直見忌於檜故

去高宗曰昨而此檜舉措如古人由是觀之則光之賢也誠足與趙鼎

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欲殺矣其子因之以獲罪良可慨也夫

綱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

檜書云頌公脩政任賢尊王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

綱監直

綱監直

元美作真
二子傳

舉措如古
人

李顯忠上

綱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

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綱七月寬諸郡雜稅與其寬恤○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春二月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綱丁南湖曰宋史不足信蓋於劉勉之而益駭焉勉之即白水先生也先

學則朱子為首史氏不以傳於道學而乃以傳於隱逸參天

施全刺秦檜

綱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渡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大理檜

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綱三月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

曹沐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

舉孟堅除名於是胡覈等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又太常主簿吳元美

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

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綱丁南湖曰李孟堅為光之仲子無所著聞祇以光之剛直見忌於檜故

去高宗曰昨而此檜舉措如古人由是觀之則光之賢也誠足與趙鼎

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欲殺矣其子因之以獲罪良可慨也夫

綱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

檜書云頌公脩政任賢尊王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

綱監直

綱監直

章復勅之故貶○綱四月金王亮大殺其宗室初金王見太宗諸子盛強及即位故殺之

丘瓊山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只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時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

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凌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乃天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

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及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

強力以為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綱秋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

汪召錫共伺察之○綱十月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綱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三年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京金王

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而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

制度一毀之費以億萬計○綱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

韓世忠卒世忠解兵罷政歸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新王謚忠武

綱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五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綱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皇后即夏四月以孔楫襲封衍

聖公楫玠○綱六月以秦墳南樞實錄院墳樞孫也視文孫三世同領

職前此未之有也

丁南湖曰樞乃樞妻兄王喚之子墳堪等則喚之孫也作史者當於樞

傳以著其目認文祖之惡斯實錄矣

綱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寧七年夏六月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

姓故綱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祐天閣書趙

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會汪召錫告宗室知

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

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贖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獄鞫

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

能書獲釋

三世同領

天閣書
三人姓名

綱甲戌二十四年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皓卒後一日秦檜死**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
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
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于護憲聞者悼之

金人問皓何官何地
廣義皓在金場抱印符起十五年金人唱以美官客不動心身雖在歸漢而功耀麟閣洪皓還家而竄死遐方其與子卿之節無愧焉噫子卿子為之長大息也

洪皓心不忘宋
檜奏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煇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

洪皓視子卿之節無愧
檜為相屏塞人言救帝耳目一時諫官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

善類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

金根車輿服志秦始皇閣三尊之禮或曰檜端上車金根之色又有乙置

益國官屬及議九錫九錫賜賜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衣服能退惡

流涕而已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劔

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郡國事惟申省無一
至帝前者開門受賄富敵於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
事帝前未嘗方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
年殘忍尤甚數與大獄焉

廣義嘗考金人執張叔夜及檜而去叔夜自殺於金軍檜偷生不死則當金人以和議餌宋檜則首倡之故檜濫陰縱其還使主議和以亡宋

斯時也檜懶必以立豫者許焉故檜執其議厥後檜雖誅猶妄

想前圖也曰邦昌以階逆誅劉豫以為武穆計廢檜欲為是則愚而非

也曰茲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也以昌豫無能為者也使我堅而不

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必德我而與之以昌豫無能為者也使我堅而不

其為石晉可也幸而天福宋亂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而巳不然

朱子曰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呼始則倡邪謀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

以要君使人偷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

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宋史斷曰奸臣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構杌凶實類於窮奇借使

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又天地

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傳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

秦檜罪逆于天

天地至微之理

洪皓心不忘宋
洪皓視子卿之節無愧
共賦秦城
王氣詩
張扶請乘
金根車

抱印符起十五年

金人問皓何官何地

猶生玉步

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與故君子觀乎官和殿檜生玉步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羅念菴曰檜之逃金而歸也孰縱之則特懶也非特懶也金國之謀也制其命而愚之而得二質二質存金人可得志於宋高枕無憂矣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詳欽不詳徽徽之聞計在三年而飲則莫知久近其意以為徽即死欽足為質欽不詳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歸也一日而大對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然也警之於疾疢石投其會湯熨改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高宗蓄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膠於達變未有能通其辭者故檜得以乘其

間嗚呼高宗之見亦惑矣

袁了凡曰檜死墓在建康近錢塘墓上豈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拱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塚吁是與王蠋在齊燕兵不敢樵採其墓木何遠也恨其罪浮王敦猶連剖棺之慘奸侂林甫終逃

屍屍之誅然萬年遺臭穢及丘壟重可鑿矣

湯思退秦知政事

以湯思退兼權察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重德元湯思退禹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之奇王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寧三年○夏天盛八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

二月賓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

六月靖康帝卒于金

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察知政事**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太學士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必欲殺之檜死乃復其官會浚有母喪將歸葵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湯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

休戚

大臣義同

安在

金使問浚

張綱以直

行已

張綱以靜

退高天下

寗梁助于

遠州

寗梁助于

遠州

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蕩然莫為之備沈諫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方俟高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

周德恭曰君子之事君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忒其心不以存亡而易其節苟為合義死生以之初不計其身家之利害也茲因禁

出詔求直言後乃條陳時事力詆姦臣見忤沈諫之黨而乃復貶永州直書于冊不待貶而其義自見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名讀史管見三卷行于世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西遼崇寧五年○夏天盛十年春二月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

金王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曰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湯思退

不以為然○**九月**作損齋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思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于其益而不知其損則莫益之而損必招

先設二事為辭
作損齋記

或于損而不求夫益則已事不性而益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母非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國損矣邊事屢劔國事多難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于此出新嘗膽必然而向以求益其所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平波性復亦理之居以損自備委曰治道貴清靜常天下無慮之世可也而高宗時當也難父兄之仇待之為復生民塗炭詩之為拯宗廟社稷之耻待之為雪當日夕皇皇求以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自處乎夫惟以損自處始則偏信汪黃終則受制秦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凌駭謁逐途而士則損兵民狼籍肝腦塗地而民則損是無乎不損此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光聖之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寧六年○夏天盛十一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

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

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綿州屬成都府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

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吾豆問有名沈諫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諛疑

彼以何名為兵端

其引用張浚忌之故敗○綱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九成
之高弟也嘗兵秦檜居臨安十
四年及檜死又言事乞祠而卒

喜少有求道之志
三人學有淵源
備交當世有識之士
從考得伊殆之正
其學大要以居敬為
王

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熹徽州婺源人後居建陽縣之考亭
志文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畏

敬吾即死汝往事之喜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

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府同安縣主簿罷歸聞延平府李侗學于羅從

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

為主築室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

賢故召之喜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

入大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若

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

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縣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曰

眾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

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

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

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前人號曰白

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傳自勉之始子翬給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

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毋見講學外無

雜言他所與遊皆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

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屏山在崇安縣考

按史畧熹字問老而補篤學者咸宗師之稱為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

泰山北斗南使至非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

周德恭曰不至何意其志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

謂其性分如鳥歸巢視勢分如浮雲而漠然無有動於中者矣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回視頗有一枝一能而曉曉自鳴以為仕宦捷徑者詎可同

其性分如

二程之道
獨得其宗
朱熹任重
致遠
三言俾佩
之終身
朱熹得道
統之正
澹然無求
于世
人知
朱熹嘗從
三君子遊
明

陳康伯真

大臣當及

李壽脩公

李壽續通

李壽傳李

王璠為皇

日五

鑑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

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

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也

事初壽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編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增

廣門類起建隆訖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

始于此至是四川制道使王剛中薦之

綱皇太后章氏崩帝事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飲食稍減輒不

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憂游無事起居適意節壽考康寧事

有所闕慎勿令知第來自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庚辰三十年

立普安郡

王璠為皇

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帝初知璠之賢欲以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

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壽以方今大計對曰諸嗣者國之本也天

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蚤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與

禮壽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撥至和嘉祐問名臣奏重元三

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曰下詔以普安

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據開封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王自

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

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日經史自適嘗語

府僚曰殼色之事未嘗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更之騎

射翰墨皆絕於人

周德恭曰

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通者抄寢未繁冊為宗社之本可謂始

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視此烏能及哉綱目特書於冊

美之

心公天下之

星

天下大計

擬奏章囊

皆絕於人

公天下之

論事多所
俾益

看花洛陽

初行會子

綱秋七月以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
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
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
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俾益帝信任之
綱十月盧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王謂
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

綱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綱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
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宣之憲與遂奉祠

初行會子

五文莊曰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
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在藏庫
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閑子又謂之
子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大唐之飛錢合券特通商賈之厚齋
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
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綱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

一夕一異
六至

江徹言當
謹於備邊

立馬吳山

以吳拱知
襄陽

有食之帝不受朝乙亥風雷大雨雪綱侍御史汪徹言春秋魯隱公時大
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
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姦萌戚厲無乖刺而又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
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綱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
取士綱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通經者苦賦體雕剗習賦者病經旨微心
有弗精業難兼濟請復分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綱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綱徐慶還自金時金王南侵
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
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吳山在杭州
府治東南

綱以吳拱知襄陽府綱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乃召楊
存中即沂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不
更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雅欲視師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

今日有進
無退

洵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統制吳拱子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五月金主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五文莊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計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若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吳璘為
四川宣撫
便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用陳康伯言以備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在荆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

張劄設案
于庭

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令張劄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聞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說焉

以劉錡為
江淮浙西
制置使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魏勝起兵
復海州

七月金括馬于諸路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

安府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周德恭曰

魏勝乘勝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特筆起所以褒之也

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

諸道兵為二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且裝啟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玠營起玠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玠大驚調兵分道而進大

大將與國
義同休戚

剛中過人

遠

王友直

復中原

權所以齊

事

破之乘勝復秦龍兆三州金兵退剛中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

有焉壽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綱高平人

東昌府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府遣使入朝

友直志復中原聞

金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

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勤王未幾得眾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

定眾庶遣人入朝奏事仍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發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友直是能以忠義自守者

丁南湖曰

史氏前書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書高平人王友直起

不可愧死紹興之君臣乎按勝嘗論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

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皆古之名將知仁義知權交

者矣惜當不運各無成功友直而幸而令終勝不幸而戰死也

綱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

之唐島

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南

殺其將鄭永

綱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

師次于淮陰以拒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綱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

事烏祿是

綱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

金主亮遂入盧州進次和州

綱帝親征詔華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盧允

文察謀軍事

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揚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

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鮮衣置酒帝聞之少寬明日康伯

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

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

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廣義

康伯此舉即寇

綱周德恭曰

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心雙事虜委為固然茲

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

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云耳處事直書其義自見

綱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初金人帥舟師濟江兩舟相

此舉即澶

淵之役

趙陳有回

天之力

康伯焚詔

後奏

康伯請親

征

此舉即澶

淵之役

趙陳有回

天之力

康伯焚詔

後奏

康伯請親

征

逼南岬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人矢盡而敗乃還和州會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附驛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意乎遂謀北還

綱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甬林在揚州江都縣南大敗之

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

綱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蕞帝

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今岳陽州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

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

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時泰曰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其如君父之急何曰魏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綱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綱**虜充文大敗金師于東采

魏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張浚乘舟徑進

張魏公赴君父之急

買舟冒雪而行

張浚忠蕞

金師于采石

金帛詰命以行有功

方瞻始聞四

石金玉亮趨揚州繼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無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詰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摩數百艘絕江而來抵南岸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瞻始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艚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星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真憲典新將李

顯忠也頭决雌雄金王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率軍趨揚州

蓮壽策策大過人

發明

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勢以力皆不可敵也名文書生獨能勝之得其運籌策有以大過人乎

名文識時達權

張時泰曰

識時達權岳武穆之所不及也况亮已知維爲國人所立自

岳武穆所不及

知舉國之人皆不願戴已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且亮以貪暴殘

之速

聖御下名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史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

問肥水赤壁順昌果

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喻劉琦宿將也名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

執優

則將命高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驕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

鑑金王亮趨淮東提刑劉頴死之

鑑李顯忠至采石盧充文帥師還鎮江○鑑劉錡罷故也盧充文謁錡問

大功乃出一儒生

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將風

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

當錡名

有儒將風金王亮之南下也今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舉南朝諸將問其

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呈錡莫有應者金王曰吾自當之

劉錡忠義之心弥篤

發明

錡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而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茲因劉汜之敗嘔血而死非憂國之至者能若是乎

劉錡與韓岳齊名

丁南湖曰

出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此杜甫之吊孔明也愚

劉錡宋之良將

威震敵國雖信派上之

然乎是故生爲儒將則與孔明匹休沒謚武穆則與岳飛媲美奈何賊

曾所忌廢處既久時方尚而

鑑金人弒其王亮于瓜州先是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

之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于遼陽遂共謀殺之封海陵蓋曰錫

金師渡淮北還○鑑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鑑盧充文還自鎮江入對

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允文天性公忠

丁南湖曰

高宗以允文方裴度雖矣不自方唐憲使允文輩得如裴

裴度

雖以縲絏夫惟采石一戰金亮自斃遂使宋事轉危爲安及罷相鎮蜀

興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許國之忠炳如用清信乎晉公之流亞矣

綱十二月帝如建康張浚風采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隱然復用風采軍民倚以為重為重○綱金主雍入燕

綱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濟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後京為張安國所殺

棄疾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綱金主雍遣使來聘發明嘉其恭義自通故進之也並起○綱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王初立彼

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綱帝至臨安府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

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綱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綱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萬曆○綱先是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

謂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燕金閣見國書不如式柳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浚不可乃遣

還發明滿懷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張時泰曰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當先定哉其怯乃父

綱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大敗之綱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綱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初金亮

兩淮

張浚措置

孝宗直承
高宗付托
得人

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史浩止之帝亦欲瑋編織諸將遂命從幸金陵
張時泰曰 孝宗在瀋知其直氣凜然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仲淹朱震尹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

中興治甲
根本
百戰而名
將出

問宋中興
四將孰優

胡新安曰 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以選人數與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幸曾無繫念所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欤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至建紹百戰而後名將出焉劉琦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特苟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周德恭曰 非義馬高宗在位三紀千茲時非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闢而日蹙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机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不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設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問矣
陳四明曰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富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蹙坐失事机始或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孫栢潭曰

人謂南渡以後為宋室之中興吾謂南渡以後為宋業之於始矣若夫劉琦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勝又失此不為是宋事終無可為之日矣於乎遺民一旅尚可興夏甲兵五千猶可復讐高宗不為少康固矣而亦不能為越勾踐也惜哉

以胡銓知饒州 始復 ○ **鑑** 七月吳玠復鞏州

綱 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鑑** 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

容 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入主之學以一心

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詆和議之非

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預樞密

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弱怠戰守之氣不

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廣義 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

鑑 詔求直言 **鑑** 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

朱熹上封
事

擬宋以張
浚為江淮
宣撫使魏
國公廟表

朝廷所恃
惟公

以一心為
本

一心合天
天者天下
之公理

魏公受知
孝宗之深

帝王之學先格致

斯民休戚係守令

朝廷監司之本

本原之地在朝廷

追復岳飛

岳飛有所

衝御侮之功

充文上言

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備獲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

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留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

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

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

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詔汪徹視師湖北京西○綱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

周德恭曰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為賊擒

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

民者書以予之宜矣

綱八月以史浩叅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綱時史浩議欲盡

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西不可過德順若無外去川

口遠則敵必觀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

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

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

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周德恭曰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忠邪蓋可見矣夫何偏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讒邪而棄正論禍亂

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又何以望其中興也哉

綱十一月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僕散忠義總戎事

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

綱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綱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

射揚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也恒如敵至

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眾綱召浚子斌張斌字敬夫號南軒赴行在

斌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

允文言有八可戰

允文以笏畫地

二人忠邪

可見

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

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綱詔吳璘班師。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

順德以備之。已而金人帥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史浩議

遂詔璘班師。發明。書詔班師。議之也。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

孝宗皇帝。諱昀。字元仲。高宗之孫。初高宗無子。育于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

賜名璋。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上皇

明仁。恕無可乘之隙。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

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

劉永新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所載明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

若矣。若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為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上皇

甲持矛迫神堯于海地。遊暑翠微。而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

之功。雖遠過孝宗。而怡愉順承之心。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

置十科以舉武事。乃奉曰。置武舉十科。若欲練兵。選將。恢復中原矣。

此舉所係甚重。吳璘還河北。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璘得詔。察箚。諫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

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

後。璘軍亡失甚多。連營痛哭。震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

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周靜軒曰。孝宗嗣位。循循。規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

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故地陷沒。足誠中國之大辱也。

高宗相持和議。中原之境。委為外物。吳璘保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

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可也。夫

何詔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

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再誤。孝宗豈容

之大機。吳璘恢復

之。孝宗猶循。陋規。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

綱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孝宗之庶
光岳飛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寃請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喬魏公如
張城

綱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棻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壖而宣反江河田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槌奪時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穀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濠

諸人皆以
為不及

選棻年少為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古者出師以幕帳為府署諸人皆以為不及也

李空同曰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人力尚可破若以人為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檀道濟宋文

直言次膺
稱首
呼其官而
不名

綱三月以張壽察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繼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廣義宗於次膺呼其官而不名者厚之至也夫何任用未幾即罷奉

備守是為
良規

帝王之兵
當重乃全

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跡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詔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金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構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張浚深明
出順之理

王十朋論
浩八罪

周靜軒曰自切躬交亂江淮宴安未聞有攘狄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於見忤賊檜廢棄散也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虜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肯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
綱五月史浩免**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丁南湖曰

孝宗特擢王十朋為侍御而十朋首劾史浩之罪繼表張浚官也以直諫輔高孝炳朝以惠政守湖鏡夔泉四郡言責官守兩無負矣且終喪不處內推恩與二弟而自扁不欺自比者葛亮顏真卿諸公而為晦菴南軒所雅敬其子聞詩聞禮為官世家法蓋積善之報也

李顯忠復
靈壁
入城宣布
德意

綱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綱**時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將開諭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綱**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城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招撫真關
西將軍

十年來無
此克捷

此克捷

魏郡清涼且不堪

帝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天中節也○綱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
離縣名今併入宿金季撤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
却之宏淵耻前功不自已出因排兵不出且顧眾曰當此盛夏糧芻于清
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顯忠
知勢不可狃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
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按史略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精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詳去顯忠師克在和符離之役兩將不和以致大潰張魏公不得道其苦矣

張浚三為將而三敗績
復之許河如

宋史斷曰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觀然不聽此所以有郢陵之敗也孝宗即命張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上卒憤怒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短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文遠在川陝浚雖營浚惡之聽其歸終田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文遠在川陝浚雖

張浚相與

綱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斌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言為人所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斌曰朕待魏公有加錐乞去之章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并稽俯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

還事倚卿為重

君臣相與以成治功

孝宗呼魏公而不名

綱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斌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言為人所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斌曰朕待魏公有加錐乞去之章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并稽俯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

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今順慶府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大尉奉祠

周靜軒曰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試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邵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受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當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魏公得君之專

胡廷芳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綱辛次膺罷回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權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次膺以直道事君次膺敬君之天

張時泰曰次膺以直道事君而名亦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生武

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不賢之名而不得其賢之實其孝宗之謂乎

綱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綱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奏浚自劾放北

張闡力陳六害

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之帝以志寧貽三省書付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為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冬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

金人書四事

在帝大悔

建炎來未
有符離一
舉

呂氏中曰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
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一十年未有此舉虜
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
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
欽宗復讐而卒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
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
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沒竟以此沮於
當時甚哉任責之
難而得勝之易也

王之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湯思退請遣也

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曰自

秦檜王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

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

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問靜軒曰

嗚呼宋人推卸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讐
暴白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天

立大事以
人心為本

得失瞭然
在目

予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群臣議論既定大抵
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君臣偷安
之陋習而不能改也吁亦過矣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
惡在其為能召哉

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使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

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收四千里要

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度為有名今議未

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頭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遂有是命○綱以朱喜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曰喜應詔入對言君父之

讐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言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

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綱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竝同平章事兼樞

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綱召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中晦處士

丁南胡曰

郭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號白雲先生
孝宗賜號中晦處士又受封願正先生遺宮就問雍所欲言

君父之讐
不共戴天

石郭雍不
至

備錄錄進於是癸卯年八十三矣孝宗禮賢敬老之志不亦可嘉哉按淳興初學者袁集二程與張載游酢場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然則忠孝雍皆純儒也宋史以為隱逸而不以為道學何歟

明叅知金
被執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

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

自此事當
歸一

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

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

張浚視師
江淮

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至金王覽之曰行人何罪即當遣還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

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

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

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協和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

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瑒契丹望族沈勇有謀

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張浚銳志
賈金石

周靜軒曰張浚銳志珍虜之事可貴金石至今以為為凜凜然非忠義素

戊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

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

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

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

國不貲跋扈猶言強梁也貲量也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判福州左司諫

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備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

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

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尚兩朝

厚恩身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

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

然

然

然

張凌手書
付二子

魏公不主
和議

魏公欲正
人心

魏公扶持
人紀

凌有社稷
大功者五

岐講富平
之政何如

張凌大類
諸葛

凌所以不
及亮

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饒府名得疾手書付二子栢杓曰吾嘗相國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我衡山足矣數日卒

凌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凌卒贈太保後帝思

宋晦菴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

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

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若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

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呂氏中曰凌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諸嗣之議誅范粲以立

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滿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

背而掩其大德乎

陳四明曰凌幼有大志注意守邊法在江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屬

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凌所以不及亮也

左文莊曰凌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

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障能事此幾敗也捐俸斯以宋南渡之不能

復歸其罪於凌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

高

遣魏杞使

金

十弟十賀

奉朝皆婦

人

詔輔臣晚

對便殿

袁了凡曰張天覺知溫公大賢也人問前何効之張曰公便不曾只是

及草綱詞極其醜詆人問之張曰我前曾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

用安得不誅之又尹樞博學工文不及於仕進以薦起為諫議廼附

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上論始博之後敗嶺南過周益公曰樞三十年引

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或變掃地雖海何

及振然者久之少稷酒有悔張與汪且公對人言無礙面目也

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免萬一無厭願速加

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

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

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

聽○綱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綱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者

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

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

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

魏勝死節

於治○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忠義等渡淮詐稱運糧實欲侵楚州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淮陽力戰矢盡依土堦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繼天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居住思退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張浚以雪耻復讐為志

丁南湖曰

史傳云思退致身皆膾父子恩也又云敵既得海泗唐鄧又且排楊時誤李綱與張浚史氏特以巧詐二字斷之真確論矣宜續綱目但書以罪竄而削其官也

綱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使

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剛中恩威並行

裁決皆中機會

綱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畜虐酷因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綱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昭慶今陞州府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劬劬女六反奔走也敗北也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綱二月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綱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綱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稍歲幣不發歸附人而還帝慰藉甚厚按史略先是國

康伯以經濟自任謝安

魏杞正敵國禮

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
問金主起居降生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
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惜之

發明

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逾三紀其屈辱亦甚矣
孝宗以復讐正名為已責愛華君臣之禮聊為叔姪之稱庶幾差
強人意耳然三四年間惟以正教國禮為講和之美圖恢復豈耻付之
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嘆哉若孝公者難免莊公之責矣

綱秋八月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春三月洪适罷適以才學聞望

遭遇時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為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

免帝從之○**綱**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陳俊

卿同知樞密院事曰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

引桓靈敬
穆為戒

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

前奏備見
忠讜

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綱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

兵也而不知財穀出人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參知政事

綱丁未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

玠卒玠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玠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

武三馬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玠對曰兵官非

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

發明玠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叢叢之保障摧鋒破敵威名

宣撫使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日卒而其官爵所以表

許浩曰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有因其

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軍也吳玠知此非嘗說而知其才者則

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之當

法亦君相之所當法也君相之用

人每以嘗試焉有不勝其任哉

綱六月以吳玠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玠之子也

隱然為方
面之重
孫武三朝
之法

屹然叢叢
保障

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尋以

皇太后夏氏明○綱七月太子惛卒謚曰

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葉顯魏祀免綱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

漢制罷顯祀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張時泰曰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讐之謀乃叔尊外夷姪甲中

及已而歸諸顯綱不亦謬乎

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自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

首論獨斷雖英王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

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命謀狗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

以殺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綱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

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綱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

輕儒生臣以為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聖

王之學言之知其必疎然敬信而其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

孝宗不能奮乾剛之勇

獨斷英王之能事

疑宋以劉

拱為翰林

孝士謝表

高祖不悅腐儒俗學

高帝功烈不止此

劉珙言聖

聖王學以明理正心

知高帝者無如珙

寤寐思賢

擬宋李壽

上續通鑑

長編表

慨然以史

自任

劉珙諫斥

曾觀

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已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

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

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世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

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

告高祖者帝亟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廣義觀分注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祖之深者無如劉珙也

綱十二月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

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

綱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
四月禮部員外郎李壽上

所備續通鑑長編壽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故

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綱五月行乾道曆○綱六月召福建總管曾觀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

劉珙諫斥

曾觀

劉珙諫斥

曾觀

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覲至帝欲留之劉琪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後

劉琪正直有才

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楊洲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帝不悅琪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治道以分邪正為要

○十一月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

大孝之教以德行先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校之以為大學錄校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

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校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為大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校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

措置兩淮屯田

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時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

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

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胡頴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

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

故也○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致斷傷目故也六月始視朝鑑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能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

允文才堪將相

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

駱射圖板

復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不出樽俎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英聲義烈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不出樽俎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英聲義烈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之問

狙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外哉發明

王敬所曰

孝宗帝嘗與英毅在宋帝中誠為未有然其恢復之心亦直以亂之才與其自有卧薪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苦於虐政荼毒其民引領思戴而山東忠義嚮應待命張浚虞允文李顯忠王彥革亦皆可倚使帝毅然遂都屏逐使浩湯思退決為恢復之圖則天

擬求以陳
俊卿虞允
文為尚書
左右僕射
兼樞密使
謝表
俊卿以用
人為已任

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柯維騏曰陳康伯抑於秦桧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

何如

柯維騏曰

誠有經濟才略與召命群望俟屈奚但器量似謝安乎爾是

資相有知陳俊卿雅而能與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其顯時而介資識雖殊要皆辭人材所饒岸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料畧尤為時簡重云

汪應辰剛

綱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因應

方正直

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斃石池以

以水銀淨

水銀淨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

上

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邸與民爭利乃自敗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

人主當務

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聰明之實

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綱

綱陳俊卿罷曰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大事須萬

奏請開治
亂安危之
大
立意以先
哲為法

范成大吃
然不動
成大竟得
全節而歸

一事皆無
成功

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鄉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俊

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開治亂安危

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意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

擬○綱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

懷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揭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

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

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

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

舊緘音遽至指筆活以為言華治二縣名宋廢墓皆在此處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

可奉還即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

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一事皆無成功

初議祈請陵寢起居郎張栻入對帝語金以可圖狀栻曰陵寢隔絕誠臣

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

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脩德

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

矣帝深納之廣義○綱以梁克家察知政事

見○南軒老成○南軒事山○萬全

丁南湖曰孝宗今年以梁克家察知政事明年拜為右丞相可謂急於

鑑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

主不許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筆洛山陵如不欲欽宗靈柩我

張栻言內
路外攘向
如
戰事通為
一事
南軒老成
南軒事山
萬全

是亦不忝科名無愧相哉矣然不長於用兵此所以全才之難也

丁南湖曰
孝宗今年以梁克家察知政事明年拜為右丞相可謂急於
用賢者矣按克家由廷試第一歷官高孝兩朝慎恢復之計
抑外戚之權及袞錫六事風俗四條等疏史稱其才優識遠甚國畫忠
是亦不忝科名無愧相哉矣然不長於用兵此所以全才之難也

當為爾國葬之廣義金王一言以折趙雄而即語塞者是雄之識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曰帝尋

論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綱帝作敬天圖曰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

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便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盧允文

對云惟陛下盡窮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張時泰曰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

綱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惇為魏王曰帝謂輔臣曰古

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

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

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本朝家法遠過漢唐

用兵一事未及

作敬天圖

享國長久

本於寅畏

取尚書敬

天事編為

圖

人主一心

莫大乎敬

古人以教

子為重

之

之法明

脩身教子

孝其道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林天台曰宗今日遣一使以求稱叔姪明日遣一使以求歲幣今

宗朽骨下同此故金主謂趙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

陵彼豈不知暴露於風日者不飽而埋藏於泉壤者是索金之葬欽宗

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與之和蓋以世宗之賢也不然朱元晦謂

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志焉可知矣

綱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

因攀援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張拭上疏切諫

且詣朝堂責盧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

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張式員允

文

五月起復劉琨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琨辭不拜具劄子云臣

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經付以樞筦懇辭未允重膺委寄界以

荆襄宣威之任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

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權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

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糜財

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

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

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

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宜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

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

也陛下甲宮室菲飲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

績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

荆襄今日之急務朝廷腹心元氣

未盡恢復之實有實無形之明效

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

燕之後與百姓同其苦累身厚幣以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

十餘城漢昭烈既隕數歲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祁山在華北

七里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

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

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

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張虛敵來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

何謂恢復之實備已也求賢也師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備已為本以求

賢為先以師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

周宣王則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蒸民之雅

哀矜鰥寡見於鴻鵠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

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

實未至而形先見

政事之大無過四者治平本任君身

人之難已

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之郵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蹟而歎側席而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桑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尹吉甫周宣王太將仲山甫宣王若猶未也田野之閭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

此恢復之本

養正臣之直氣

今邪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郵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駭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臣恐郵民之實未盡也桑增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掎剋豐已腴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則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猷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王卿召虎周宣王將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梅聖俞鵬圖序鷲之健者必善搏擊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膽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石超

求賢之實未盡

用將之實未盡

距之氣宋開寶初董遵誨鎮夏州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宰羊醮酒

之日先生老矣答曰投石超距逐麋搏豹臣已老矣使吾出辭以為王將

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昔良將有饋單醪者投于河令將士迎流飲

味及也○魏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今王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王將如

仇讐軍籍有闕則棰耻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

之子弟惟恐王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更役竄名而井甚則削髮入空門

披緇為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闕如虓虎

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

諸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民窮兵怨盜賊將竊

發於邦域之中乃欲鳴鷄於伊吾之北漢書城宮馬武鳴劍此臣之所未

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關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覘

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

養兵之實未盡

恢復上策

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

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同

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漢匈奴傳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時六詔起之而珙亦

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丁南湖曰劉琪此詞論恢復則主於忠論起復則主於孝而恢復千言

常懷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為本此誠聖賢之徒史稱其忠義

世家迨屬繼以未雪仇耻為深恨此所以為豁之孫羽之子輩之姪朱

熹張斌之同志而一無所愧者也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春二月以盧允文梁克家為左右

丞相兼樞密使相以允文克家為之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斌知袁州宰相允文陰斌在朝僅一年召對

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擯之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二人論說直

擬宋以盧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謝表

鄙人作四賢詩

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發明

張說陰柔小人擢居執政名器不亦濫乎張拭前既極論其非而罷職李衡此復力諫其失而貶官嗚呼孝宗愛一小人而罷黜衆君子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袁了九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同召試知制誥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辯說除樞密莫濟封還錄黃周必大不肯具草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被命即出必大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古之上大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宜溫公濟之有悔也雖然使溫公終受知制誥亦何愧於申公之辭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夫包承君子此自小人之利若君子必安守其否而後道亨然則濟之悔何及乎

秋七月

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廣安撫使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蕙聽竝觀使在我者

劉珙極論時事

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蕙聽竝觀使在我者

三人為時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文出

推重

帝不報而用曾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允文出

忠勤至老

○十二月朱熹督治通鑑綱目成

丘文莊曰

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目於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而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若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春秋經中之史

綱目史中之經

五月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時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累

朱熹廉退可嘉

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褫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

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

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府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春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

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為宣撫

更臣斷曰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虞允文慷慨任重

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

乙未二月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

孝宗恢復不堅二事

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覽對不悅直之第五

宋史斷曰

史稱孝宗有志復仇及觀蜀人楊甲對策始知孝宗不足與新疾天悔過然後揚威雪耻庶可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遽爾偷安樂嬪妃之滿前惡論兵之大計遂黜楊甲直之第五嗟夫大難未平武備不脩而色荒遽作猶謂有復仇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

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

帝與葉衡等論牛○八月贈趙鼎大傅追封

豐國公○十二月以劉珙為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留守

丙申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夏五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讒之會熹力辭遂改王

官武夷山冲佑觀

唐建名武夷觀宋賜名冲佑觀

周靜軒曰

朱子前因陳俊卿之薦命主崇道觀此因龔茂良之薦改除秘書郎其意以為因嘉廉退而除官是昌進擢而罔利寧辭

朱子出處

君命豈可苟然則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

八月加劉珙觀文殿學士○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丁酉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夏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

時帝召史浩茂良覺眷衰求去既而曾

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不肯覲因茂良入堂俾直省官賈光祖當道不

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

體因執光祖杖之帝怒責茂良茂良遂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六事

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

謝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

父子卒

張時泰曰

嗚呼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而既去而猶不忘恢復者忠之至也若夫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與高宗一律矣夫

何取

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

孝宗高宗一律

茂良見幾明矣

孝宗高宗一律

士以六經
聖賢為師

願李皆六
經聖賢之
道
願然未能
不愛惡之
道

士大夫風
俗大變

毋以程願王安石之說取士自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
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
為師可矣而別為治學飾惟驚馬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
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周靜軒曰

程子以正學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者安石以邪說而誣民乃
人之所惡者雖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
義焉蓋願之李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願之
李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雖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
直書其
義自見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觀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
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關入對因極言三
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
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之門士才
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

宋熹講求
荒政

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
帝感其言○繼以朱熹知南康軍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訪唐李渤白鹿洞遺址詔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綱以范成大叅知政事六月罷

公號石湖
謚文穆

王守溪曰

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
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脩文
獎用名節問與陸務觀諸人賡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
于胷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
其可惜矣見范文穆公祠堂記

父子破家
徇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
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
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顯忠忠於
朝廷

發明

顯忠出自降虜忠於朝
廷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鑑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行宮留守劉珙卒

珙字共父少傅公子羽之長
子也卒年五十七帝聞之嗟

劉機蓋
精明

精朝一日謚曰忠琪機蓋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

列陳忠肅
公責沈文
於壁

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琪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事繼母禮敬飭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大循漳州獄麓書院嶽麓書院在長沙養士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數十人蜀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灝嘗官建康屬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邑為之立祠學宮刺陳忠肅公陳確謚忠肅責沈之文於壁范祖禹與陳確論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引咎聞者皆息所爭而去其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上疏極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言近習用事之禍至用恭顯恭顯謂弘恭石顯漢元帝時宦者文唐德宗時善書者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為戒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讐耻為深恨及卒所臨之邦往往罷市巷哭相

劉機蓋
陳確謚
忠肅

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已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孫賜以京
秩謝表

細夏旱詔求直言自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友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

孫賜以京
秩謝表

之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恐莫大之

孫賜以京
秩謝表

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諭趙雄令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孫賜以京
秩謝表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

孫賜以京
秩謝表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孫賜以京
秩謝表

蔡虛齋曰蔡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之時近習盜
浮冗治屯田其要也而其恤民之本又任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苦口
良藥而中孝宗之高旨乎奈何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忌醫竟使倉扁
之技不得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春二月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

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

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

榘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

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

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

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

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

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會觀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

臆櫛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

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

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鍊積寸累而成如敬夫熹

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說洙泗言

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義者本

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焉南

軒先生

周靜軒曰張栻得道孝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

忠君愛國之誠雖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張栻得道

孝之正傳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張栻得道

孝之正傳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張栻得道

孝之正傳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

為一時詞臣之冠

張斌不負
所孝
擬宋以周
必大為翰
林院孝上
謝表
一時詞臣
之冠

丁南湖曰

周益公者高宗所擢第試館職即稱其掌朕手矣及事孝宗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語事宗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語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語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語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簡公胡銓卒

吳氏寬曰

干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于懼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虜同戴天唐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赫赫為萬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當折斯公所以為盛也

呂祖謙作大事記

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於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敘

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忽覺念境

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伯恭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丁南湖曰

廣希哲之脈絡其裕後成大愚之孤忠以林之奇汪應辰胡憲為師而淵源有自以朱元晦張南軒為友而麗澤有資旁稽載籍肆意文章大事之紀精神文鑑之編和緩然讀書傷于太巧義理不本六

伯恭傑受
化氣質
家政可為
後世法
任重道遠
之志不衰

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采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公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又為之解焉史綱之作博采群言畧倣此書而間有所言論皆破其辭題也

中原文獻
之傳
學以關各
為宗

忽覺念境
渙然冰釋

伯恭傑受
化氣質
家政可為
後世法
任重道遠
之志不衰

宰相先務何事

經少儀之傳多引忍耻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噬嗑之與治道為二惡子山之畿馬遷是皆讀史不讀經之弊也

八月以王淮為右丞相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

轉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居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

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常平米六

以實自後隨年斂散數萬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

造倉一問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下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

政事却有可觀荒政是行其所學下社倉法于諸路

單車屏徒從

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

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社及無

行之士與衣食不缺一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類與不類類者

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甲十石小甲五石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

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世無弊

救荒無善政朱子經綸

之宋下朱喜社倉法于諸路何如

朱熹按唐仲友

承相並兼樞密使

○熹徒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

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

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

承相並兼樞密使

○熹徒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

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

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

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
聖賢存心合義而已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
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
君自立心介然獨立罔

史臣斷曰
謂賢也為准者可以自賀矣顧乃怨其所甚哉夫熹准所薦也仲友准之
何心哉准之意豈不曰熹提舉浙東我之所薦也起偽學之禁以沮之是果
効我姻家是肯本也於手准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
宣子不以其姻家而也姚崇薦魏知古而不知古効其子崇亦不以其為然如准者
知此其姻家而也

瞿昆湖曰
准之薦矣夫何准也私一戚里之故始也匿熹之章不免蔽
賢之罪既而奪仲友新命以授之謂朱熹可以官爵錫手王准不自以
得人為慶且緣是怨熹既差熹賤復倡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為時所
鄙良可悼哉

袁了凡曰
朱子按唐仲友事齊東楚語以熹納陳同甫之譖故力擯劾
名而時相又為之與主使非灼其奸惡猥以浮詞捷語角以取勝亦豈
智者所為乎近致兩山墨談載同甫與朱書云亮平生不談人是非唐
與正乃見相疑真足當出光之死矣然困窮中又自惜此發命一笑使
亮果有諸言復飾詞自掩於事主之前朱不鄙其為友覆人耶而陸象
山與陳侂書亦云朱元輔在浙東大節殊偉勿唐典正一事尤快台人
之心象山非苟同晦庵者而云快台人之心則六章內之所言唐之立

威收貨娛悅婦人燕會夜深因與諭濫欲行諾籍遺歸本州皆台人欺
中語其證實可知而世猶猜同甫并不信悔翁象山徒為仲友雪冤為
王淮植黨
誠可惜也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春正月以黃治為御史中丞

治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攬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

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

審則庶幾無誤帝深然之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

仕不欺君仰不欺天府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三月知建寧府李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九百八

丁南湖曰春秋之後史氏有聖賢之才德者司馬光朱熹耳李壽長編
適與司馬通鑑相續要其為人亦豈忝於司馬乎壽性剛大
拘立獨行始不習安石之學不為秦檜所知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
論長編之作用力四十年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雖綴拾野史亦
春秋傳疑之法是故孝
宗稱其書無愧司馬云

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大府丞陳賈

陳賈其書無愧司馬云
偽孝
九綱五甫
五二

多有所共

竟齊三代所以帝王

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擬求古賢臣謝友

進讀陸贄奏議

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蓋指其也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目以進讀陸贄奏議

投機之會不容髮母事以德宗為戒

沈問雅所欲言

留正曹彬趙抃之流

扁裝僅書救護

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倚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郭投機之會聞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綱賜處士郭雍號願正先生曰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願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發明郭雍躬逢盛世抱道自樂守臣既薦累召不起上念其賢賜號願正則帝之好賢可謂極其誠雍之慕道可謂極其至矣豈為隱而微名者比哉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此郭雍之謂歟

綱閏七月以留正泉州晉江人簽書樞密院事繼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簾而已人服其清厲義留正其曹彬趙抃之流歟書之所以見樞密之得人

日月五星

各盡所見

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異也非祥也後喻年而太上皇崩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年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

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綱九月太上皇帝崩帝致喪三年群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許

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

文能依古制禮未盡合於亮陰渴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

論發於應劭而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

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春皇親之

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改易服之請而帝志斷然不

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綱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恐出於臣下之籍

綱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綱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勅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

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劾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發明補闕拾遺所以糾糾若過神蓋君德者也孝宗置之可謂知所先務矣

綱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綱四月耐高宗手於太廟綱詔曰朕比

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耐

朝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

有請綱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

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

綱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綱林栗知泉州綱王淮既罷周必

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

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

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

孝宗知所

行終制乃

平生所學

四字

壽昌之孝

根於天性

千載以來

一人

得直補闕

拾遺官

今當處卿
清要

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頭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
理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邪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
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
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
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為浮誕宗主妄自推尊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
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朱熹後
進封事

熹言大本
急務

聖王持守
此心
言近習之
弊

綱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熹既歸投匭進封事其略曰今天
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
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
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

言輔翼夫
子
言際之誤
號為得人

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臣凡飲食
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
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際瞬息之頃得以隱
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
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
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自王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甘昇之手腹
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及寵暱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
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
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妄之輩或
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
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
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

言紀綱不

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殺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或至庸極陋者取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敗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士尚復忍言之哉至為養民力脩明軍政蓋有虞允文為相盡取版

言風俗頹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也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之日甚督趣日峻中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唐末擇帥悉出官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人借以酬息時人目為債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

言其通道

六事本在
一心正則
六事無不
正
秉燭讀之
朱熹早奏
十事

言內帑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將招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也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之日甚督趣日峻中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唐末擇帥悉出官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人借以酬息時人目為債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言者三軍

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具管章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嬖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綱已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金主雅卒太孫璟立金主雅卒年六十七朔號世宗太孫景立是為章宗

世宗文明之主

小堯舜

更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高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南非請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粟有餘刑罰折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

鑑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仍進必大為首相按史略必大從容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

鑑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德壽宮更名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按史略上久有與子之志會光堯皇帝薨內侍上奉德壽退終喪制居重華宮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

卓然為南渡稱首

此女當母天下

必大以善道其君

更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聰明符離避近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主無算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姓減去歲幣以定鄰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朱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朝號孝宗具無愧矣

鑑立妃李氏為皇后安陽縣名今屬彰德府慶遠軍名今屬西道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

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自是群臣罕進言者

綱五月周必大罷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

大夫即劾必大罷之

綱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官特立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勢寢盛留正奏其招權預政之罪上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蓋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在文莊曰大學中庸二篇任載記耳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為之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熹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特書之

立改率以為皇曰司受想人變意論要則直之文也熹西晉荀悅賦北閭獻士皇南與善賦人出謂又其之賦其司為不郊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更百督曰熹西晉荀悅賦北閭獻士皇南與善賦人出謂又其之賦其司為不郊

此類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五

○南宋紀 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帝年四十而受禪遭百辟妬殺亟立其子而逆禮一且什地不久而死宜哉

綱庚戌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

皇帝于重華宮

光祖乞禁道學之讖本朝學術最為近古

綱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讖議道學者光祖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讖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

道學世之君子正士

人心為之一快道學與天地相為悠久

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安宿

張時泰曰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無日月也日星亘古迄今何嘗有間有誣妄詆毀之者嘗謂陰霾毒露蔽於頃刻一遇颶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宋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准陳賈林栗輩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乎未幾卒遇光祖颶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也噫道學與天地相為悠久

君子以義理為勇元祖忠誠激烈

久若也日星不亡道學不滅然則詆誣道學者身豈久於日星哉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論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更臣斷曰

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唱禁道學之名陳賈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苟克臻此

綱

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監

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

監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二月行會元曆判太史劾劉孝

監

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

監

后心嚙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攝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大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

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目經世之大訓

發明此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之燭滅祖宗之謹告也光宗值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綱于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年春三月帝疾廖辟臣請朝重華

宮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温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

免既而帝神思寔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

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以丘室為四川制置使

發明書不果行譏不決也光宗惑妬婦之謠言乖父子之天性有疾不開悟復為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為有餘於公義聽之為不足何以模範天下哉故上書疾廖不果行深罪之也

留正謀迎吳氏

綱夏四月以丘室為四川制置使留正帥蜀慮吳氏吳氏謂吳玠子孫世將

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三

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室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

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疏三十條皆切時病

綱六月以陳騭同知樞密院事騭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

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諫于當路則私黨竊咨將帥于近習則

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

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綱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時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

更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蜀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

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更臣斷曰然也此乃何事而以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月餘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

兩宮之情始通

閱月餘時而朝

疏三十條皆切時病

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

閱月餘時而朝

然也此乃何事而以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閱月餘時而一朝故史臣謹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年春三月以高邠為右丞相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駸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

綱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

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

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今屬焉益力學著書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

也蓋以其地處下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

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

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蓋子後惟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

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抄忽校禮于分

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

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喜宮祖謙也至是

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

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

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

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發明觀亮之宏才博學而不為時論所容則其在廷之人固非持祿保

史臣斷曰暗謂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功於孔子孟之

之把投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

尊曹魏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

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用况其喜于躁

進視諸王通之勇赴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膺而卒豈亦

德不勝器者與

丁南湖曰陳亮有賈生之文但無董子之行耳醉言犯禍則持身之道

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陳亮論垣而逃

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蓋子後惟推王通

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抄忽校禮于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

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

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

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

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

發明

史臣斷曰

之把投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

尊曹魏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

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用况其喜于躁

進視諸王通之勇赴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膺而卒豈亦

德不勝器者與

蔡虛齋曰陳亮對策帝以為善處父子之間余以為不然夫帝制於悍後帝心少悟孝道罔虧乃云不在於問安儀文之末何異終兄之臂而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所以抑吳民

憲宗召吐突承堆事不許按唐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堆為淮南監

六月正出城待罪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有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及親君子遠小

中書舍人陳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屏後后叱之退傳良痛哭

請誅內侍楊舜卿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

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遂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

晉臣啟沃 割切 陳傳良趣 進引帝裾

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朝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制東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劉永新曰

在此而不能用反為彼所笑如奕者迷於常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年春正月壽皇有疾

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父子之親
何俟調護

今日無大
于過宮
扣額曲致
忠懇

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遠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髮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龜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克重華宮使臺諫文章勅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周德恭曰是時壽皇請疾已逾三日此正光宗憂心悄悄不遑自逸之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省有疾而不能視反携所愛共相毒

樂縱欲忘親其罪可勝言乎迨夫群臣懇請問疾光宗懷輿弗從從俗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帝之舉措如此則足中國而夷狄焉焉可與論人道哉

留正引裾
泣諫
引裾亦故
事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裾亦故事也因引辛毗事以謝直諫文帝不聽其裾引彭龜年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丁南湖曰陳禾引裾徽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恃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恃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聽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陳四明曰宗聰明英毅銳志慨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輟出師又值金好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入獻兵革欲本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身外藩入繼大統而能

蓋宮廷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胡新安曰

宗頌能禱向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秦檜之為一浚豈能勝百楨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佑乾亨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賦賦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效等事無毫髮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偽學使正抑昆洵貽禍滋蔓深可惜也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留正請建太子

獨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鑑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祭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吳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責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友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獨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禫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禫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侂音託吳太后妹之子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禫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開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畢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廣義嗚呼逆悖父疾不問汝愚病不成服惟婦言是用乃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招搖王津乎汝愚責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友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丘瓊山曰

寧宗昔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未至于彌留也蓋于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蓋國代王壽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瘳父子之間兩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假饒光宗疾廖萬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何維祺曰

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佞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弗終令聞惜哉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后韓氏即至是立為后

丁南湖曰

氏之禍隨起蓋宋室盛時久享母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其禍必至

韓侂胄推定策功

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為

侍御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

綱復召留正為左丞相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方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寢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

汝愚抑仇

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擬宋以朱

綱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

閣待制兼

侍講謝表

須尋人上

第一等人

每講必問

意之說如

何

召朱熹

經筵

建德道民之本

得親權者為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

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

講賢莊公不能制其母莊公魯桓公也母文姜齊襄公之妹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責姜告侯使公子彭生弑

公公薨莊公即位姜復會侯于榘而莊公不能制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

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曰及王即位趙

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作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朝禮尚缺

朱熹奏四
事
處事之術
有經權

聖賢不失
其正
道心微妙
之全體
天理之用
之自然
行權不天
此正之根

且辭新命不許○時太后懼忤上皇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
喜言若如此而不為婉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
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整變服色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
消散而歡洽矣熹二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
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
可能焉至於遇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
眾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
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
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懼
學士大夫群聚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曰
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
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自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

本
始終不越
乎此
大倫正而
大本立

德宗皇帝
大倫

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
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
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
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
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
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
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

廣義

章宗新服敬命而首舉大儒可為慶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為煥
章宗閣待制兼侍講又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固周必大
留正俱以

增置講讀官自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良傅彭龜
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侍講官賜坐以講○熹以張詔為
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之利
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固內批罷左丞相留正固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

相業稱其
實可得明
歟

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權宮不合侂胄因問
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
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汝愚不見
侂胄

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天下事非
才不辦

羅點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

黃裳
忠

○鑑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

丁南湖曰

羅點明義利之辯黃裳達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

臨冬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喜之言也

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
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

汝愚不慮
侂胄之

朱喜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喜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
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

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

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
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

朱喜極言
四事

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
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

言定首之
禮

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脩葺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
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

甸百姓當饑荒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
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上皇定省之禮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
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

言內批進
退大臣

言須宮求
吉地

陳博良封
還錄黃

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其三略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
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
當於理亦非為治之体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
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
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略曰殯宮之上偏信臺史之
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
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冠
潤袖家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喜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
批除喜當觀趙汝愚上疏留喜不聽中書舍人陳博良封還錄黃起居郎
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喜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
再喜終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足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

呂本中曰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
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擠
晦庵先生又侍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擠
道學之斬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為學二則曰為黨已醜釀於此

趙汝愚請祧禧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禧順

議以禧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熙寧八年夏禧于太祖從王安石
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

朱喜為爭
祧祖不當

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禧宣汝愚王此議喜為爭曰宋以禧
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祧不遷也
但以太祖追帝禧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
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
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

秩罷龜年與部由是侂胄愈橫○龜罷中書舍人陳傅良號止

獨陳騃罷騃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時陳騃知樞密院事故罷之而引

京鏜居政府以問汝愚鏜遂參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初帝欲除鏜

蜀汝愚謂其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侂胄引以自助

丁南湖曰韓侂胄專權彭龜年論其罪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陳騃有

官於騃則削官耶此蓋以其素行非以其同罷也龜年自少從未喜張

試故其學識正大憂國敢言所謂粹然君子騃雖論事頗當但與呂祖

謙趙汝愚劉光祖不合是以書法有辯也劉德秀論其

網罷起居舍人劉光祖留朱熹也網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汝愚引居政府及

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

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二十一年

網丁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西逾天禧○夏天慶元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為

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

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有怨

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

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略曰頃我家

之多難賴頌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

為既隆翊戴之動尚期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即權直學士

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

彭侍郎不貪好官元樞亦欲為好人

白虹貫日

一網打盡

趙汝愚安社稷以為悅

歸于侂胄矣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發明 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白虹貫日而貫以妖氣而侵陽况當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與

吏臣斷曰 正而任其大矣乎以一身之微而寄社稷之重以一心之固寬誠可以容衆亦何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

居相位正宜澄澈襟懷變清清奸鞅奈何於秉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不托諸忠信而托諸奸邪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邪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

京鏗誣以謀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偽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奸有以致之歟

助勞者于社稷

鑑 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天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樞臣獨不避墮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劄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黑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

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李沐劾為

皆斥之鑑夏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丁南湖曰 祖儉吉州之謫讀書窮理賣藥自給卓犖徒步且為文有大為難第况從弟祖泰以布衣効死嘗

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余範等六人宏中衛仲麟皆福州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

本兵柄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童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明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今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天下號為六君子

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按宋史忠義傳楊宏

韓侂胄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達等韓侂胄

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遊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

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復

孝宗自劾

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

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

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

章汪達等入劄子辨之皆被斥罷○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周德恭曰侂胄得志誣陷善良巧立淫名黃惑主聽由是劉德秀之徒

能黜然則正人何嘗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和欲既未流

無窮駁駁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何烈哉是以人主謹於取

綱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

欲真之死以息人言由是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

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詔

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蓋承侂胄密諭君辱百端

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

廣義汝愚之死人皆冤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

汝愚忠有餘而智不足

陳四明曰

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

汝愚學務有用

汝愚學務有用

張拭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

汝愚學務有用

汝愚學務有用

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

汝愚學務有用

汝愚學務有用

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

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

丁南湖曰孔子贊殷三仁蓋以其或生或死皆仁也論者謂趙汝愚為

而全生耶然汝愚與三仁皆貴戚也至則為微箕死則為比干無乎不

可苟欲其生而誦其死是不識仁者矣

綱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

必且賈絢賈與嫁同謂移禍於人也喜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音龜龜決之太史公曰余

行事問其長者云龜千歲乃游蓬萊之上音百莖共音龜決之至江南觀其

根其下必有神龜以守之其上必有黃雲以覆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

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

綱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鄉應龍以下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

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煩盡行除

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

禁矣○**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

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大皇太后

聞而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母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

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

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

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

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按

歷官有用人之疏有賑饑之政史以羅點黃裳諸賢並傳固其宜也

綱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

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

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黨次第用

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自巳而言者又

元定請老龜決之

更號遯翁

四書天經為世大禁

一時號為君子

此皇極之道

中行不
考校

沈繼祖論
朱熹

孔孟正脈

論偽學之禍之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
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
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
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又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常擊

綱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綱胡紘草疏將論

熹會改大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追論程頤之罪得為御史紘即以疏草

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干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

妖術黃鼓後進謂妄言若笙簧之鼓動以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

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宜徒蔡元定佐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元定于

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

此吾老友

李通不挫
之志

獨行不愧

深於理者
能識
與李通言
而不厭

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結廬其山理忍饑啖糞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

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揚講論會偽學為黨之

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喜遊從遊者數百人餞

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喜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李通元定字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山名在永州府遠近

來學者日眾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

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

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

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

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綱已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

州劉三傑論正也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

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為之首朱熹徐

黃由黃輔何異孫逢占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

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黨趙汝談陳峴范仲輔汪達孫元卿原燮

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華

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衡周端朝林仲麟蔣傳徐範蔡

元定呂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

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賜王帶許佩服○詔禁偽學○以丁逢為軍器監逢為四川都大茶

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鏗何澹

極論調停之害

及之叙知遇之意

田實臣膝之語

綱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回及之為吏部尚書

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

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闕

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問未及聞遂俯俛而入當時有由嘗尚書屈

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

尚廉耻之心未亡也宋之十習自蔡京而後廉耻道喪以極于紹興慶

元之問至于許及之趙師範松蘇且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

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自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剝而不待顯官

元氣先蹶又何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縉紳相胥為吏又何待蒙古改

也是可痛也

綱育大祖十世孫興愿于宮中賜名曠是時帝子充中惠王峻卒未有皇

育燕懿王德昭後興○綱以趙師範為工部侍郎音師範附韓侂

胄無所不至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範獨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

粟金蒲桃

九綱

綱

綱

竹籬天暈

此真田舍
則氣象

光祖撰涪
州學記
學者明聖
道以修身
是非定於
萬世

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愛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翼至市北珠製十冠以
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翼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
吠鷄鳴矣俄聞大嗥音毫叢薄視之乃師翼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其

師翼以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誦之有
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丁南湖曰以圖自全故胄既死仍得錄用自古姦諛反覆罔若此之甚
也按宋氏宗室賢不肖多矣最賢者
其惟汝愚最不肖者其惟師翼乎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六年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
聘官韓侂胄使蔡○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
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

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
釜劾光祖佐逆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議者謂自渡江以來
統天新曆尤復踈謬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

策捷子曰

光宗不朝孝宗始以李后及閣寺交構繼以嬰疾辭而不往
康得非平日見光宗未聞有離間之者自即位至今始一朝於壽
正人端士皆以為為學而禁絕之誰為寧宗開陳孝道即韓侂胄等在
朝諸姦悉皆無父無君之心未聞致一調和也父子之心本乎天生自
然慈烏尚能反哺光幸獨何人何心哉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冬十二月諸州大水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兩遼天禧七年春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坦生

閏二月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輔佐三
朝謚忠宣

三月故秘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
四十六日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

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喜言
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卒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為先主絕
筆甲子卒于正寢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
者拜計遠者為位而哭喜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謬詩集傳大學中

校木崩山
之異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
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
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
斯道章章較者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
熹夜不設榻喜語人曰貞卿榦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
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
朝奉郎○李燾初見熹喜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燾因以弘名其齋喜語人
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
宦有位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卒贈直華文

正統待人而後傳之責者數人
周程張子繼其絕
與之處甚有益
吾道之託在此
以弘名其齋

閣○劉焯從熹游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仕至禮部尚書謚文簡○
劉炳字韜從熹學一以謀道明理為心喜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
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終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張
洽從熹學喜嘉其篤志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
不可奪仕終直寶童閣○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
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淳淳受
學喜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
名播天下仕終安溪主簿○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喜謂曰觀子為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
於學問雖未能周蓋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
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沉元
定子也著書傳翁水號思齋建陽人從朱熹游學有所得結屋是

可畏
李燾處事不苟
劉炳字韜
即功業
一以謀道
明理為心
張洽勇不可奪
此非聖賢事業
南來喜得
陳淳名播天下
觀子自是寡過
方子以果
幸於大本
有見處
此心常覺泰然

朱子發聖
人未發
朱子集諸
儒大成
朱子當代
大賢

固朱子集
諸儒之大
成其詳可
得聞歟

歲寒松柏

斯道種漆

去短集長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子宋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
見思慮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
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願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
正所以伸
於後世爾

劉宗齊曰 宋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
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手其前
或偏至於康節之高而稍未實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於中其前
若待乎熹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手其前未實於熹而後能全其所
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手其前未實於熹而後能全其所
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未嘗集其大成至於全
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昭會
焉言述作者周必大諸人雖以所長者稱也熹非徒與之講評而昭會
可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衷詩開陶幸之門使來者不
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遺其力視當時之志事功者不
小其道與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遺經不辜短世而熹卒兼其所長
過呂矣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究遺經不辜短世而熹卒兼其所長
斯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
以為已有了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
道問學為多是以致之學與項平父書云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
理不敢亂說而繁要為已多不得力又當及身用力去短集長藏德不

固朱陸異
同何如

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其降心
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抑然則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
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諸儒之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
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塗如此也而熹懷其會以要之
殊塗而同歸於已焉所謂集
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

程篁墩曰 西大下之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
亦同於晚歲學若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
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哉夫朱子之道問學
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於陳言陸子之道問學
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塊坐走誠懼夫心性
之學將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初於
道之不一也考輯其故詳著于篇

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 慈懿曰八月太上皇帝崩 年五十
陳四明曰 光宗幼有可觀者及宮闈如悍閣寺交構驚擾致疾孝養遂怠
孝宗之
業衰焉

祖泰疏達
尚氣誼

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屬欽州

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乃擊登聞鼓上書

道學所持以爲國

祖泰明以必死

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持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爲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侂胄董穉之師踰致幸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平江縣名今蘇州府吳縣周均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均以後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極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御史陳鑑

張時泰曰

御觀日侂胄竊弄威權以來其間但見阿附以得好官者日盡舉朝皆韓氏之厮役奴隸也夫何惟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激于中心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意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繼

十月加韓侂胄大傳○十二月皇后韓氏崩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十四年○夏天慶八年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爲少保從施康

三月臨安大火四月○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以賄賂宰輔規求遷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胄許之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參考按史畧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自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由蜀出兵

八月以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

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柰何

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當家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夏天慶九年春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爲學之禍

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鐘劬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

松壽與大諫同名欲使賤姓名當家記憶

成之及鐘死三人亦罷侂胄獻前事垂矣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
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今周為甸師漢文帝
初立籍田乃置令
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
之禁浸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禁私史○**綱**十月追復朱熹章惇待制

綱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綱**加韓侂胄太師

綱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綱**春正月帝視太學

綱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自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
踞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特事皆取其陳
熟緩慢喏無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
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
不開縱子弟親戚閩通貨賂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自強每稱侂胄為

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視為兒侂胄效專政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綱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又置水軍

綱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綱**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綱時有勸侂胄宜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

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蜀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
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周靜軒曰宋之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
不待君命始又甚之况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書
詔議伐金而直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輒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
時而後

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
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

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
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
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棄疾附和于鄭挺鄧友龍之
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以岳飛則追封以秦檜則追奪

韓侂胄定議伐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恢復之議起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敗蒙則漢竄立密論首禡
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
其他如郭倪李榮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
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
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
蹙國之策未幾五津之誅且函首界于金矣夫侂胄之稔惡既深而受
禡亦烈孰謂天
道之遠乎哉

綱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乃
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鄂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發明時將用兵追封飛爵本非得正曷為書蓋飛之忠貞事主為宋名
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之不可泯者豈以小人之故而遂沒其善哉

丁南湖曰侂胄之術假公濟私者多矣復汝愚之官所以為自復恢復之地

綱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
竄岳于建寧府○**綱**五月詔以求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王

綱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自陳自強卻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擊銜比呂夷簡自同字則其體尤尊比

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
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三省印並
納其第
私第甚者
假作御筆
升黜將帥
事關機要
未嘗奏稟
人莫敢言

綱九月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密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兇戰危若首倡非常之

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自至是命密宣撫
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電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蒙有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綱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在應天元春三月以程松為四川

宣撫使後議松自吳曦為副使曦和陝西河東招撫使

綱四月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論檜王和設廣義檜之子和議也一則

懷觀鏡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豈皆為宗朝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

綱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

秦檜上
議此由
恢復得
入何如

以伐金詔
四方
中國有必
伸之理

五月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其詔略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國語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迹其不恭姑置含忍軍人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為桀鰲消行李之繼遣禁凶暴也鰲與噉通慢也行李行囊也人遠行之復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與侂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發明

前書定議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狗國之勸也故雖侂冑之跋扈亦畧怨之

呂氏中

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改兵端三邊瘡痍生靈足數其罪矣

丁南湖

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溺者李壁乃蕙之子與弟直皆文

決意用兵命葉適草制不從壁獨當筆豈非權勢所溺也

鑑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綱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宗為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宗代之駐揚州宗至鎮部著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章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數人皆斬郭倬于鎮江

鑑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冑聞師旦始覺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綱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十一月以丘宗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景將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熾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以丘宗督
視江淮軍
馬

視江淮軍馬或勸密乘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

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熾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遣使如金

五宗遣使如金師議和

僕散揆先露和議意於密宗以聞

金僕散揆從

之遂還師于下蔡和州圍解發明

和還軍下蔡則其息兵自新之意可見

矣大書特書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幕屬諭意言東

南失守車駕幸四明

今浙江寧波府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决即遣郭澄奉表獻

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表了允曰吳曦潛以蜀獻金金章宗賜曦詔云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

槍殺飛槍黨羅織羅以爲不容不殺也乃數世之後金猶以之誅云云方

狹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爲戒則敵人之畏飛可知矣若秦檜者每宋

使至金必問其年惟恐有老衰又問其位惟恐有不用至檜死而恨中

國之無復有如檜者則敵人之喜檜靈宋可知矣勇敵之所忌用敵之

所喜若宋者何不亡哉

綱以軍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曰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

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黨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

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

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

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餓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

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曰衆難與爭

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鼓金

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綱元主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元太祖也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

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即位于幹難之源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

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丁卯三年金泰元七年○夏應天春正月立密詔張巖督視江淮軍

馬曰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旣指韓侂

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暨免擊獄侂胄大怒罷密

綱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職召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

陽與而陰圖之職又召錫震冲震仲不屈改築而死

非先生不足以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

安丙能討賊

安丙能權

安丙討賊之功大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先是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巨源至謂丙曰非先生不足以事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事會李好義

與州中亦結軍士李貴數十人謀誅曦丙大喜命楊君王與白子甲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蓋收曦堂初

詔宵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在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廣義安丙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賊之功周靜軒曰丙之績偉焉罪人斯得而不過苟免刑罰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

大矣綱目予奪之旨微矣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四月太皇太后謝氏崩綱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綱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安丙殺楊巨源

史臣斷曰宋好喜為賊黨既不能罪又以節制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叅議官楊巨源綱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剋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

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

廣義

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奈何惟與通判而

何義哉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街巨源首罪有所歸而宛有所伸也

綱目秋七月大旱蝗自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

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

絕其薪水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

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

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

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擣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

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

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信孺既近臣

以如

孫也

廣義名使何以加

信孺以口舌折強敵

外信孺辯對不屈

置生死度

信孺義不

屈

古名使何

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

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初韓侂胄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

於而曹氏系順帝立之不宮中未知所屬韓侂胄以楊氏涉書史任權

聽竟立為皇后以是怨侂胄亦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

圖之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

擁侂胄至玉津園則殛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

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

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

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呂本中曰

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與兵侂胄旁姦極惡海內切齒恐無善後之計乃假恢復之名以為固寵之謀

彌遠誅侂胄于玉津園

九國通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

抑不思兵凶戰危不可燒宰然
自為計則得矣天道肯從之乎

監陳自強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

監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博壽更○**綱**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

大中極論
既胃之奸

事林大中簽書院事自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

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

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

監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元太祖三年○夏應天春正月王桷還自汴時金師求

唐荆川曰駑鈍之馬不量其力而欲致千里之遠考為國芻豆之詞也

故駑鈍之馬不量其力而欲致千里之遠考為國芻豆之詞也

力屈智窮斃而後已此重賞所以有虛滿之虞杜克有建康之降侂胄

監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

監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人二人有罪朝廷自誅之可也

監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在瓊山曰嗚呼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耻復土疆為

秦檜而制其非史浩而是張浚侂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

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虜庭是何與平昔正人君子

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警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

為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讐謀謀計淺近不能遂乃歸罪此

僕送仇家使甘
心焉可乎哉

死願為猛
將以滅敵

監秋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宗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宗儀狀魁傑機神

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綱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持論堅正

樓鑰持論
堅正

胃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

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遂斥外及入樞府時于戈甫定信

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

婁機不市
為多

理宜之功
為多

恩避嫌

恩不避嫌怨機備並用可謂得人矣

柯維騷識器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恃功故韓侂胄謀開邊立室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綱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

贈趙汝愚汝愚輔相光宗有莫安社稷之功而誣講議忌以沒其身至是追

發明汝愚輔相光宗有莫安社稷之功而誣講議忌以沒其身至是追

已巳二年金承濟太安元年○夏應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事

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綱蒙古入靈州夏王安全降

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官撫司

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喜謚晉文

袁了凡正謂復謚非古且言先生晚為韓子考異一書其心行合乎

贈趙汝愚
汝愚有燕
安宗社之
功

賜朱喜謚

也劉也舍其大而歸其細何居夫文之為謚義行史端節以其一皆曰
文焉韓子是已昔周公謚文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周文
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生之文宜無以易此舍之而曰
擬韓子淺乎見其膚末矣胡澹菴以先生與陸放翁同以詩人薦于朝
故先生深耻之不意沒後而所以尊先生者乃僅同乎韓退之吾固疑
先生之靈猶有不安於此也

監庚午三年金太安二年○夏皇建夏五月贈朱喜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監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

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

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俎矣其贈以官慰

爾泉下死雖莫贈尚知享哉

丁南湖曰朱晦翁稱西山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且九來學必俾徒從

十二月妻機罷目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

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贈元定官
蔡元定學
問有原

刊宋書四書于大學

元侵金使粘合打乞和元王不許此何以書者蒙古之漸強女真之漸弱也

辛未四年金太安三年○夏神宗遵項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燾奏乞開

偽學禁升宋書詩書大學○綱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

逐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之精銳皆盡春正月賜李好義謚忠壯以誅吳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夏光定春正月賜李好義謚忠壯以誅吳

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直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

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已

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

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

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

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

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

先王風化應以德政

異名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均貞祐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

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王永濟而立昇王珣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尚

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

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王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

鄭氏厲聲罵曰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元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春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于元許

以公主歸之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元王許之

黃雀引于

廣義金宗末金銀未已尋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引于

德秀通天下之至言

金妃鄭氏死節

天寧宗三十五年

綱夏五月金主珣徙都汴邑衛紅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綱金人來求歲幣弗與目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屢遣使來督歲幣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

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尚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

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

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

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

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

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

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飾行人

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

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

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

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

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周靜軒曰自金虜暴慢江左偷安稍緩始增歲帛委為固然茲因真德

意故持表而出之

王敬所曰國家開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徹桑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

後入吳之侵備鄰待於境上以備不虞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

之國完全方交難家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

此時有范蠡子產為之臣寧不憚焉思奮以其暇為萬全必勝之圖乎

君庸臣聞苟且歲月向德秀此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產之

智也方且視為泛常束手苟安以自待斃德秀亦卒老死邊州嗚呼國

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綱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發明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

綱八月劉焞除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朱衣金帶辭不允十月奏乞絕

金虜歲幣

戶內延敵

劉焞乞罷

乙未八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春正月詔舉將材

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清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

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國更民死者甚眾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

餘不滅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監秋七月以曾從龍晉江人狀元及第簽書樞密院事

監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監十月賜張栻謚曰宣

監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元所殘毀山東遼

東又為群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規淮漢之謀德秀上奏曰臣觀韃靼

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安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直已行

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

處卒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

安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予從之則要索

無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豐端黠虜之情必出于

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陛下任九朝之托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

深患哉

獨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國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耻不可忘言國家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今天亡此胡近任朝夕何憚

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

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

四曰道諫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自強之

五曰至公之論不

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病隔不可以為人公論淫僻不可以為國

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

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廣義真德秀

論五

廣義

德秀老成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

賜呂祖謙

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夏光定六年○元太祖十一年春正月賜呂祖謙謚曰成

二月前工部尚書劉燾卒贈光祿大夫

丁南湖曰

宋之氣運將絕故其賢士漸減若劉燾之卒可為吾道一慨也燾為朱子弟子弟于四書集註勤講於上而刊傳於下皆燾所奏請史氏稱燾簡道之功莫大云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元太祖十一年春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

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

夏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喏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大

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雖耻

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

以伐金詔四方狐兔失其故穴

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史臣斷曰

金宋世讐也讐在所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相承三世莫復讐之志乎曰語其舉則善矣然寧宗立國於今垂二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謀於人蓋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詔曰狐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果有復讐之志哉

七月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李全初為金難州紅樓賊也人號為李鐵鎗高忠敏會其兵

伐海州不克後全襲金莒州敗之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

中原可復史彌遠鑿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珣及純

之撫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史臣斷曰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與和矣而今乃下詔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其

詔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欲平皮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
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
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當時之人宜莫有過之者寧
宗果將有志則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必議乎若夫欲議乎和則
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寧宗於此
舉三策以並議是其平居之間未嘗預謀益可知矣博曰多弄勝少弄
不勝而况於無弄乎寧宗之無
筭如此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金將張柔為元兵所執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

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

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

猖獗至此猖獗失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後張柔降元侵金河

之威名震河朔虜柔之所處即王陵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歟後終臣于蒙

黎圍平陽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

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思孝不兩
立
張柔為二
親屈
張柔威名
震河朔
張柔賢於
王陵
李華死節

十一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己卯十二年金明定二年○夏光定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

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政之忘身殉國幾何人哉綱目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等帥師攻唐鄧以救之先是棗陽

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自時金人圍棗陽誓其外繞

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

國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自復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

可使之人而後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

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陳祥為兩翼掩擊之金人

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

周靜軒曰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圍城棗陽之
危奚啻焚溺趙方部分諸將率兵救之然何以不直赴棗陽

吳政忘身
殉國
趙方決戰
敗金人

吳子效蔡
之義
希夷信
力行

四人為百
代絕學之
倡

復安丙為
宣撫使
須安相公
乃定

安丙不奪
乃命
安丙能行
已志

孟宗政大
敗金人

而攻唐鄧即此吳子效蔡之義
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

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喜學為信力行喜稱其開濟為

禮部尚書以朱喜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號而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皆未

贈謚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三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四月夏四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作亂四川大震時董居道為制使亦退保劍門張方魏了翁移書宰

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而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

定耳會詔丙為宣撫蜀民心始安丙因討福誅之

周靜軒曰安丙素得蜀心緣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則人

若其功且若丙可謂不辱若命而能行已志者焉持書于州蓋予之也

六月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

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給田創屋與居籍其

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命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丁南湖曰棗陽之勝宗政竭力於內而與合兵於外二將之功偉矣但

為趙方部曲赫然有武穆之風雖勇其身而各昌其後再與子世達

宗政子拱功名俱不愧乃父云

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

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綱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光定五年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

不克而還綱日無敗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綱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遼丙遣夏人

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士信帥師赴熙

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金人呼為
孟爺命
一特名將
循吏
宗政
何如
趙方
將伐金

綱庚辰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夏光定五年
春正月
扈再興許國
攻唐鄧州
皆不克而還
綱八月
安丙遣兵
會夏人伐
遼丙遣夏
人書定議
同舉約以
夏兵野戰
我師攻城
遂命利州
統制王士
信帥師赴
熙秦鞏鳳
翔委丁煇
節制且傳
檄招諭陝
西五路官
吏軍民

安丙志在
恢復
為臣晉以
徇國為心

楚材進庚
午元歷
元三有一
天下之志

楚材明天
文之占

得恭膺天
命寶

周靜軒曰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畧無貶詞是時米遷江表中原淪於左社在朝諸人安安自肆曾不以警虜為念獨丙志在恢復能以滅胡取蜀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予之之意已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徇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好攻戰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綱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

綱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遂楚材處左右以備訪問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時元主有一天下之志嘗詔遼宗室召

于太玄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元主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

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元主亦燒羊脚骨以符之

然後行○**綱**十二月得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程朝宗得于金師也

綱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春二月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

月陷黃蘄州引還虜再興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

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李誠之闕
門死節

發明有金再寇蘄黃知州李誠之闕門死節向微再興李全之追敗則中國辱矣故特書以著其功

綱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跋蓋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

以與古為
秉義郎

綱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為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壚之子也初

彌遠以帝未有諸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

之選會館茶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

且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避兩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

二兒後當
極貴

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也曰者嘗言二兒

後當極貴史記曰者傳註云古人通上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

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莒及貴和立為皇太子補與莒秉義郎

年十七矣與莒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職或笑語與莒獨儼

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欵容彌遠益異之

按史畧與葛幼不好弄群兒聚嬉獨登高

奇皆侯時

宋史斷曰

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葛為秉義郎其志欵何如哉蓋

賜工部尚書劉燾謚曰文簡

從太常博士臧格考

綱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單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

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

今屬池州府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

催科中撫

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陽十

刑罰中教化

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總制司為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

稍方名言

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人

許國以忠

如陳映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屢再興益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權任致其

隱有樽俎折衝風

死力卒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

趙方忠蓋

發明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王戰務雪仇

自守以身殉國

乎宋室者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卒

刑罰中教化

吏臣斷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

刑罰中教化

不敢犯民不敢犯刑則教化在其中矣夫方其善為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

刑罰中教化

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也而此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

刑罰中教化

科身任教化而實仗夫刑罰觀亦方之言寧不愧乎

刑罰中教化

綱九月立貴誠為沂靖惠王柄後

刑罰中教化

綱十月四川安撫使安丙卒

刑罰中教化

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書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功

刑罰中教化

甚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綱壬午十五年

刑罰中教化

之寶子大慶殿大赦

刑罰中教化

綱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州防禦

刑罰中教化

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刑罰中教化

其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使時史彌遠用事久權勢重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于几上曰彌遠當
 决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新恩二州名屬華慶府今
新恩陽江二縣是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道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
 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
 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寺在杭州府西湖上與國子學
 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
 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曰教貴誠為文母
 謂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吝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賢
 已孰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允
 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意益决乃曰媿竑之失媿竑介釀言于帝觀帝
 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竑以備臣當國不能慎重而輕詔如

大要竟如何
 何言斷之
 曰不允

然此亦天眷理宗之先兆也係竑
 曰君不密則失臣其竑之謂乎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
 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歎曰朝廷但知
 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許浩曰人爵祿人之所同慕也蓋惟大人為能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
 仲縮焉是以古之君子必寶惜之而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企慕斯能
 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崇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向慕則不
 可得而用之矣此用人者所以有養鷹之警也斯道也賈涉知之史彌
 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鉞則許國不能制
 而遂叛矣初竑至是哉

用人有養鷹之警

元主滅回回國即默德其王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在撒馬兒
 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下此名鐵門關
 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
 角能為人言謂之曰女王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
 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家今大軍征西已四年

一獸能為人言
 角端

蔡材因事
納忠

以許國為
淮東制置
使

以許國為
淮東制置
使

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王即日班師大

掠忻都而還廣義是而諫蒙古亦可謂因事納忠矣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嚴賦吏法

三月元大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温俱

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號為撥里班由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

華黎為第一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國為淮西都統

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人對國即上

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日著遂有是命

十月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正月錄程頤後

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相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金主不殺
厚葬道言

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

金有男子服衰衣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

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

可殺也唯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

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太子更名昀帝崩昀

即位昀音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初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

以廢立事曰皇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

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

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乃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

皆處斬昀至后拊其背曰汝今為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即位

遂稱遺詔以竑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

史臣斷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

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海甸函首

十七

求成國體虧矣及彌遠擅權幸帝幸荒竊弄威福至於皇諸國統亦得
乘機同問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胡新安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
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撐柱五
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丁南湖曰竑之被廢而見殺固彌遠之罪矣然竑之自取有三焉不能
子處危疑者可
不以竑為戒乎

諸理齋曰竑為皇子已歷四年宗社人心屬之矣彌遠乘國大喪廢竑
世濟其姦彌遠前順人心誅仇胃遂專國柄當時鈞軸如薛極曾從龍
其心符也基諫如李知孝梁成大其鷹犬也將帥如夏震趙方之屬其
爪牙也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其廢立亦何憚而不為哉或曰竑與昀
皆非寧宗子竑之浮疎不若昀之疑重廢昏立明罪惡已著社稷將傾如霍光
太后而行未可深罪也曰所謂廢昏立明罪惡已著社稷將傾如霍光
之廢昌邑是也竑不聞有是惡彌遠固恐不利於已媒孽其短而廢之耳
觀其曹川之變號泣不從且首約無犯太后官家肯浮疎者能之耶竑
立之請太后不可曰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所遣者一夜七姓返以危言
脅之然後從焉斯豈太后之得已哉吁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司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柴中

行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
於復讐言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廢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焞曰吾徒須急引
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方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
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

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
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禧事御史徐相勅其狂妄遂以親老辭
去築室白鶴山下白鶴山在嘉定府耶縣西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
爰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
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張時泰曰真德秀嘗為宮教諫皇太子竑孝於慈母而敬大臣竑不聽
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

德秀言事不避權貴

擬求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德秀先見之明

德秀先見之明

德秀可謂能擇君

西山先生

位之初為侍讀為侍講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宗室希璠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帝之本生父母也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張壽斷曰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過與不及英非英何孝非孝也理宗為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實意也此所以為理數無乃鑒前之失而然歟

馬未 直學士制 昭君羽兼 藏宋以真

不稱爵貴 顯言

英宗為仁宗後而欲過封其所生孝宗為高宗後而不襲封其所生一則昧於二本一則至於忘本過與不及英非英何孝非孝也理宗為寧宗後於所生追封為王襲封奉祀其得祭之以禮之實意也此所以為理數無乃鑒前之失而然歟

